

沸騰大地

(泰)巴 尔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沸腾大地 沸腾大地

[泰国]巴尔

厦门大学出版社

沸騰大地
〔泰国〕巴 尔 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闽北报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5.25印张 4 插页 117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5615—0323—7/I·20

定价：2.20元

序

庄明萱

巴尔先生是泰华文学作家。我因从事海外教学工作关系，与他会过面，并有书信往来。未会晤之前，听了解他的同事说，他已年过70，享有文名，但却壮志未已，为重新开发泰华文学，正在厦门大学海外函授学院攻读中文科，深为他的进取精神所感动。后有两次见面的机缘，已有神交，谈话自然贴近。他倾心讲了自己创作的经历与追求，讲了泰华文学发展的过程与困境，讲了现在泰华作家们的艰辛与胸臆。态度诚挚，言语平实，热情之中渗有忧患，不甘落寞又感欲振乏力。他那对泰华文学的赤诚直扑我的心，使我久久不能平静，深感应为这样的苦耕者尽些绵力，给他们一些慰藉和热气，继续奋勉前进。去年，在一次来信中，巴尔先生希望我能为他的新作写篇序，也就欣然答应了。

他的新作，是部描写历史题材的中篇。小说以本世纪30年代泰国东北部偏僻山区吁隆府一带的农村为背景，编织了一个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展示那里的历史社会环境，呈现山村特有的自然景色，描摹佬族人民的风习人情，反映华侨坚苦创业的历程，歌颂华佬两族人民用血汗培植起来的友谊，鞭笞那种欺压民众的丑恶势力。作者刻意表现这样的题材和主旨，这同他自身的经历与文学追求直接相关。巴尔先

生自少年时代南渡泰国之后，五六十年间，长期生活在泰国东北部山区，历经风风雨雨的试炼，了解、熟悉这一带华佬两族人民各个方面的生活情况。同时，他又喜爱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倾向于表现可视性的社会现实，注重从熟悉的生活中选材，运用质朴雄厚的笔调，描写环境、氛围、人物、故事、场景和细节。因此，他的这部作品，正是以其选材富有特色取胜，也是以其展现一幅历史社会风俗画而独具一格。

联系到泰华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这部小说所表现的特色，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泰华文学从萌长迄今，已有60多年了，其间经过了几次大起大落。早在30年代，那是泰华文学崛起时期，也是中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先后勃兴时期，泰国初兴的华文文坛，与母体紧密相连，采取现实主义道路，大都反映故土题材，歌颂祖国抗日御侮，表现高昂激越的情怀，与中国文坛主流脉脉相通，遥相呼应，崭露侨民文学的体调。30年代后期至1945年，泰华文坛遭到专制当局与日本侵略者的浩劫，难以为继，被迫偃旗息鼓。抗日战争胜利到1950年，泰华文学再度兴起，文艺团体、刊物林林总总，作家作品竞先腾跃。此后十年，虽屡遭打击，但相当多的作家，仍是竭诚坚持，潜心苦耕。这个时期的作家，加深了对现实主义的理解，采用“此时此地通俗化”的写作方法，大多是直接反映泰华社会的世态人情，揭示贫富悬殊和陈腐习俗的弊端，表现沦落社会底层人们的挣扎与愿望。这些显著特点表明，泰华文学已由侨民文学向本土文学演化。如引人瞩目的《三聘姑娘》、《风雨耀华力》等长篇小说，就是显示这样的文学走向。60年代后的十多年，泰华文学又遭到禁固政策的严酷摧残，陷于凋零沉寂的境地直到1980年

以降，经过喘气与整理，才又步入重新开发时期。然而此时此际，却有许多难以逆转的难题出现。95%以上华侨入籍泰国，第四五代华裔的亲缘观念日渐消淡。华文教育只准开办四年制的小学，且不能讲授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商业社会的功利主义四处漫布，文学价值被压抑，出版创作无门可登。在这种新的情势下，泰华文学界即以推行本土化为目标，一方面创作富有本土情调的作品；另方面开辟泰译中、中译泰的途径。希冀通过重新开发，使泰华文学获得生存、延续、繁荣的前景。巴尔先生的这部中篇，无论是题材选择、主题意识方面，或者是人物设计、总体风貌方面，都实践了当前文坛倡导的路线，为探索新的生机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倘若我们再放大一点文学背景看，巴尔先生这部新作的问世，也强烈反映泰华文学界的意向与心声。随着旅居世界各地华人的增多，海外华文文学也经过曲折行程，逐步扩大起来，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不同，各地区华文文学所形成的模式和反映的风貌也就互有千秋。例如美加华文文学，侧重于表现海外学人的飘泊生活与感受，着意吸取与运用西方现代文学写作技巧。新华文学即努力表现作为新加坡公民，对自己崛起的国家与人民的热爱，技法上则传统与现代并存，或相互交融。菲华文学倾向于现实主义，在继承传统中微露现代气息，更多采用短篇幅，反映当地生活环境，表现华人对故土的恋情，对优秀历史传统文化的执着。正因为如此，才使各地区的华文文学放出异彩，并通过相互映照，相互借鉴，共同催促整个海外华文文学的节节进展，涵盖广大而又丰富多彩。泰华文学界就是在这样的文学背景刺激之下，决意通过重新开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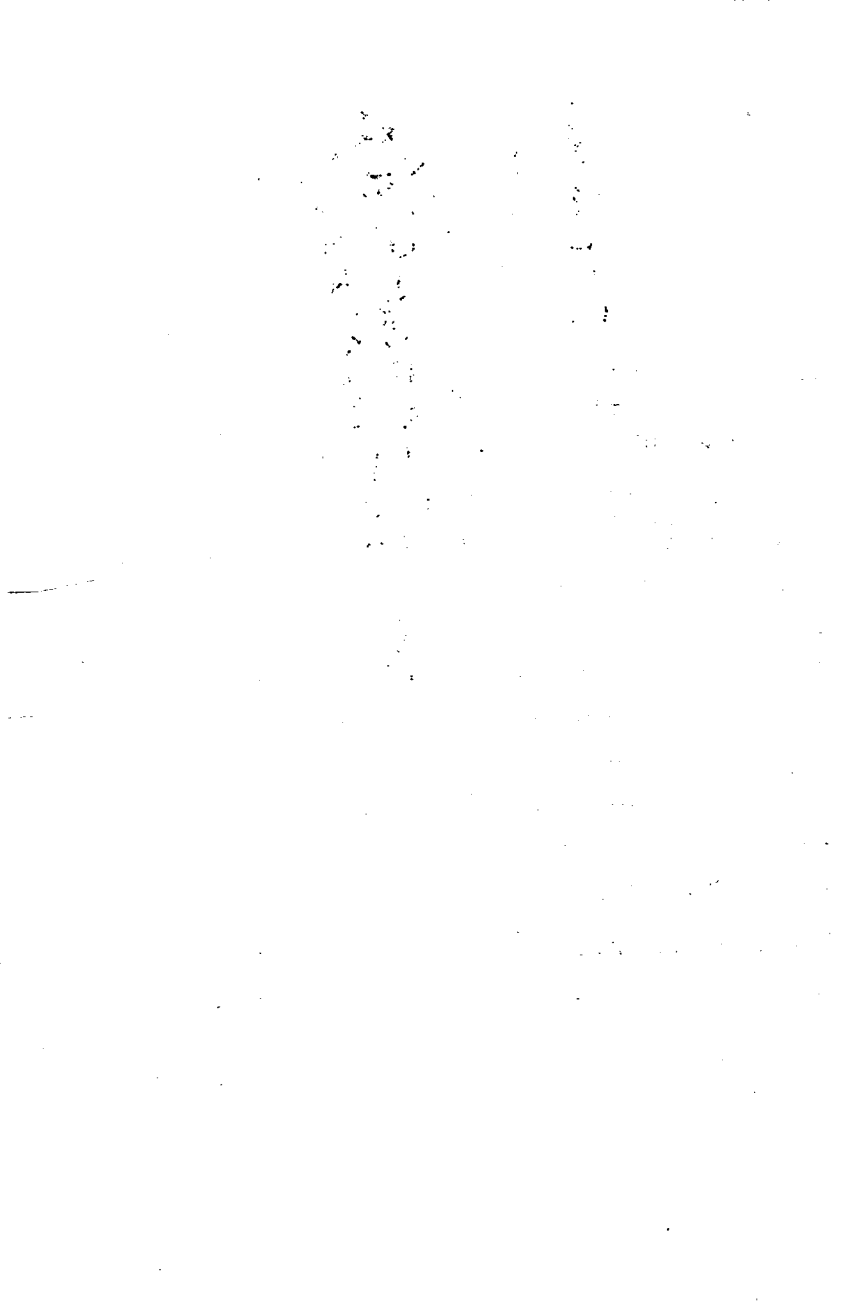
冲破“孤陋”境地，用本土文学特有的风貌，为世界华文文学增添新的色调。巴尔先生的新作，不顾辗转而急于问世，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自岩石罅隙长出的树木不免弯曲，从沙砾园地萌发的花卉殊难骄人。小说中的言语文字描写有些不足之处，其中包含着种种辛酸。这一层，也许会获得读者的理解和鉴谅！

1990年7月写于厦门大学

目 录

序.....	庄明萱 (1)
一、莲花村里贵人来.....	(1)
二、夜宴.....	(15)
三、母鸡的风波.....	(31)
三、诬陷.....	(48)
五、夜半枪声.....	(57)
六、踩碎的梦.....	(70)
七、盗牛.....	(86)
八、爱的魅力.....	(102)
九、人畜的爱.....	(109)
十、绞刑台上的爱情.....	(118)
十一、暗无天日.....	(126)
十二、木坎树下的黄昏.....	(139)
十三、不需要的人.....	(150)
后记.....	(158)



《沸腾大地》人物表（备查）

第一家贫农人家：

父——乃良

母——娘绿

祖母——娘敬

长子——乃素读

长女——茉莉

次女——依集

第二家贫农人家：

父——乃托

母——娘暖

子——乃猜

女——红花

第三家贫农人家：

父——乃吼

母——己士

女——玫瑰

开小店的华侨人家：

父——蔡桂（叔蔡）

母——娘莲

子——蔡华（阿华）

女——依榜

寺童——阿讪（牧牛童）

校长——乃通

男教员——乃力

女教员——娘素屏

村长家：

村长——乃雷

其子——乃沙怀

长工——乃班、乃孔

流氓：

恶霸头头——虎九

助手——唉塞

公务人员：

县长——乃素贴

警察局长——乃沛讪

烟酒局长——乃素叻

警员——乃洛

警员——乃盛

A 县房叔——蔡乌佛

一、莲花村里贵人来

莲花村歌谣：

莲花池里莲花红 莲花村女喜添妆
茉莉芬香人见爱 多少青年为她狂

红光把莲花村口高耸的椰叶晒红了，一阵婉扬的山歌声，从闭着红光的椰叶缝隙荡漾出来，撒播出去——清澈的歌声把晨光溶乐了。人，一个个的，赤着脚的，老年人的，少年们的，踏着这溶乐了的歌声挤出了村口。牛，耕牛、赤牛，成群的，一头一头的，连续地深印着楮淤的沙泥脚印，从狭窄的村口，摇摆似的钻出村来……

这美丽的清晨，形成了一幅绮美的牧童放牛图。

听着这歌声，茉莉的嫩脸上，一阵白里透红，颊上两颗浅浅的酒涡象被人涂上了殷红的丹膏，显得格外艳丽夺目，她羞赧地瞥了骑在牛背上唱着山歌的牧童阿汕一眼，撅着嘴说：“阿汕！你这唱烂调的野孩子。”她抿着两片樱唇娇嗔地把执在手里的牛鞭子，朝阿汕骑着的牛腹一鞭打去。牛被鞭打，一阵疼痛，四蹄朝天，就向前奔驰，阿汕的身子立刻在半空中摇晃着，几乎从牛背上摔了下来。

骑在牛背上的孩子们，看了都哈哈大笑起来。那些跟在牛群背后的老年人，庄稼汉们，觉得很有趣，也跟着孩子们

的笑声，爽朗地笑出声来。

但是人们的笑声瞬即消逝，每个人的脸上立即恢复了愁容，脸上浮上了一层忧烦的薄雾，他们睁着双眼，朝着明朗的晨空叹息。

天上一片无边无际的蓝海，没有农人们渴望着的云，一块块的，一片片的，溢着水蒸汽的云，只有象粒火球似的太阳，撒射着使人难受的红色光芒。此外，混淆着灰尘的晨风，凶暴地把莲花村出口处高耸的椰叶刮得沙沙作响，为东北高原农民弹奏着旱灾的前奏曲。

茉莉是莲花村乃良的女儿，年十八岁，身姿矫健，脸孔秀丽，两颗深陷在眼窝里的眸子，滑溜溜地一翻，莲花村里的青年都为她颠倒，被她摄住。她虽是庄稼女，但态度大方，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莲花村人都赏识她，赞美她，莲花村的孩子们为她编了一首山歌逗戏她，为她歌唱。

今天，她的秀发上戴了一顶阔边的眉兰帽，手执牛缰子，和爸爸、妹妹一同吆喝着把牛从家中牛栏里赶出村来。

茉莉的父亲乃良，是一个十足典型的庄稼汉，方棱棱的脸上呈现着憨直、耐劳、保守、怕事的神情，具备了东北部佬族人固有的民族品质特征。这时候，他的肩胛上正掬着犁具，先一步走在牛群的前头，走出村口，预备到自己的耕地上，看看撒下的秧种长得怎么样。

血红的阳光把一片片的稻田浸红了，一望无际的秧田浮现着炫人的光芒。乃良一步一挨地揉着刺眼的阳光向四处张望。一种无形的忧愁立刻显现于脸上，他朝明朗的天空叹息，然后朝自己的耕地走去。

柔嫩的秧苗才长出了寸来长，无情的旱风象梳子一样，把秧苗梳得海浪似的一起一伏在晨空中发抖，摇脱。耕地上

的水干涸了，泥土正开始龟裂，秧苗也跟着开始变色，枯黄了。乃良一忽儿凝望天空，一忽儿俯首凝注秧苗，一阵辛酸涌上心头，口里呢喃着，“天呵！水灾才过去，旱灾又接着来，这要怎么过活？”心里虽然一阵难过，但百分之十的希望还萦绕着他的脑际！他希望平地一声雷响，天上乌云密布，雷声隆隆，哗啦啦地下了一阵大雨。那么，这些将臻枯黄的秧苗，旱地逢春，恢复了青春活力，今年的耕地才有办法插上秧，收成才有把握，许多困扰他的问题才有办法解决。

乃良的希望被劲风卷走了，晴朗的天空没有回音，但是劲风里却混杂着一阵阵的霍霍马蹄声，由远而近，清晰地象有一队人马向这里奔来……

这时候从村口处奔出来的牛群，却堵塞着村的进口，把那个带路的青年惹上了气，他一手挽着马缰，一手挥舞着马鞭，飞扬跋扈地指着那些赶牛的牧童说：“快！快！把牛驱散，让阿乃过去！”①尖锐的吆喝声响彻四周。牧童们骇怕得从牛背上翻下地，此起彼伏的鞭挞声，就把那群堵塞在路口上的牛群打散了，纷纷地有奔向路边稻田去——

路的两旁稻田里，正是庄稼人播种的秧苗。秧苗虽然缺乏水润而渐渐枯萎，但农人们还是十分珍惜，期待它们能够返魂回生，缓缓成长；然后把秧苗插到稻田里去，稻谷丰收就有希望了。这是农村里每一家农人的最大希望，是每一户人家一年生活的命根子。没有秧苗，就没法插秧，收成就变成泡影了。

牛是有人性的动物，一经人们的驱逐就纷纷奔向田里。

①阿乃，对男子的尊称，此指官员。

牛一见田里被晨风摇撼着的青黄秧苗，咀嚼着秧苗，这恰好是牛一顿丰富的早餐。因为早晨被人赶出牛栏的时候，牛腹空空如也，秧苗正好填满牛腹的真空。

“牛吃秧苗了！赶快驱逐啊！”跟在牛群背后的农人们朗声大叫，简直把牛逼疯了。于是这一群初出牛栏的牛，就象一群初出栅栏的猛虎，睁大牛眼，四蹄朝天，冲刺着尖锐的牛角向前冲杀。

牛群这一暴动，象山崩地裂一般噪声四起，尘雾飞扬，天翻地覆。

那些骑在马背上的官员们，瞧见牛群这一暴动，吓得魂飞九霄，纷纷跳到地上，扎紧马缰，呆立路中，避免被牛冲撞。

突如其来的这一阵骚动，使浑身淌着汗的骏马，目瞪口呆地伸长脖子，向天而鸣，后蹄扑地作声，正预备向侵来的敌人搏斗。

人、牛、马，把这条通往莲花村的大道堵塞了，搅乱了，农村的早晨也被涂上了混乱的色彩。这似乎是一种预兆，是这群下乡视察的官员们将给农村带来什么的一种预兆。

那个带路的青年继续挥动着马缰，铁青着脸对着那些赶牛的牧童咆哮：“你们没长眼睛吗？胆敢阻拦阿乃的去路？”他的鞭子随着他的说话声劈头朝阿訇鞭挞。

机警的阿訇，避开了那人打来的马鞭，就朝着茉莉站着的地方跑。他不服气地嘟哝着：“大路是公众的，难道村长的儿子可走，我的牛就不能跑吗？真是岂有此理！”

这青年正是村长的儿子乃沙怀，他领了村长的命令，到邻村把出巡的官员接到莲花村来。

乃沙怀这一鞭落了空，无异给他一种侮辱，他又听见阿

汕说出那种不服气的话，无名火升高三丈，立即跳上马赶上去，预备给阿汕一顿教训，消消一口气。

当乃沙怀瞧见阿汕躲避在一个少女的身边时，他睁眼细睇，嘴里啊哟一声，停止了马步，刚才对阿汕发出的那种气焰，马上收敛了。他笑哈哈地走近那少女身边，嗲声嗲气地说：“茉莉！你也赶牛来？险些儿把你吓坏了，请原谅！”阿谀献媚马上在这青年的脸上露出来。

刚才乃沙怀对阿汕那种穷凶极恶的态度，茉莉已看得一清二楚。她觉得乃沙怀依仗父亲势力欺侮一个小孩子，于理不合，觉得很厌恶！但她怯怯欲言又止，不敢顶乃沙怀一句话。现在阿汕既逃避过这一鞭挞，躲在她的背后，她不得不为阿汕这孩子解围了，她说：“坤沙怀！小孩子无知，饶他吧！”

“我没有意思打他，只是吓唬他而已。来！茉莉！我为你介绍，认识认识县长、警长。”

经过乃沙怀这么一说，那些眼睛戴上麦克阿瑟避光眼镜的乃头们，象黑鹰搜取小鸟似的，贪婪地想把茉莉吞下肚里去。他们纷纷取下黑眼镜，睁着炯炯的淫眼，对茉莉上下搜索，象要在她的身上找出什么神秘东西似的。

当这些来自县城的官员们全神贯注在茉莉身上打主意的时候，乃沙怀提高喉咙朗声对茉莉介绍：

“这位是县长！”

“这位是警察署长！”

“这位是烟酒局长！”

“这位是教育局长！”

茉莉羞赧地低下头——颌首，她骇怕得不敢开口说话。

“依鲁！你生得很秀丽，你的父亲是谁？”

“她是乃良的女儿。”乃沙怀代答。

这时那位脱下黑眼镜的警长乃浦汕，他睁着牛眼象审讯犯人似地死瞪着茉莉高耸的胸前，使得茉莉异常窘困。她想：“今天碰见了煞星，要怎样躲避呢？”

那位身材矮小的烟酒局长乃素叻对茉莉品头论足，他象喝醉酒似的喋喋不休：“这女子长得很秀丽，可惜生在农村，不然可以上赛美台上赛美呵！”

“污泥长莲花，白里透红，白哲可爱，无怪莲花村是产生美女的有名村子，哈哈！”一阵笑从县长的嘴里荡出来。

这时，有人叫着“茉莉！你的牛吃我的秧苗！”

这一叫唤，无异给茉莉解了围，她不再看这些人一眼，匆匆地追上去。有意指鹿骂马、借题发挥骂道：“该死的老畜生！”就把那几头低首吃秧苗的赶跑，自己也跟着牛离去。

阿汕和茉莉的妹妹依集一直站在茉莉的背后不语，他俩瞥见茉莉已匆匆离去，就对这些官员扮了个鬼脸，也急忙跟着赶去。

乃良正站在田埂上等待耕牛犁田，一眼瞥见数十只眼睛瞪着自己女儿的背影，痴痴地呆立不动，他意识到这批人凝注着女儿，一定不是好的苗头。当他还没有猜透这批人是什么身份的时候，一声叫唤就把他从沉思中拉回来。

“伦良②！你过来！县长要见你！”这叫声是稔熟的，他知道叫他的是村长的儿子。于是他放下犁具，抄着近路，从

① 伦鲁：小妹妹

② 伦：阿伯。